

红 樱 桃 书 系

天空 之城

艾 晓 明 著

J K Z C

上海书店出版社



天空

之城



艾 晓 明 著

J K Z C

上海书店出版社

策 划 郑晓方
责任编辑 郑晓方
封面设计 姜 明

红樱桃书系

天空之城

艾晓明 著

*

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上海福州路 42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昆山市亭林印刷总厂排印

*

开本 787×960 毫米 1/32 印张 9.5 字数 200 千字
1998 年 3 月第 1 版 199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8000

ISBN 7 - 80622 - 347 - 9/I · 119

定 价：13.50 元

恐怖、癡狂和水晶般的文字

(代序)

我对文字的感觉是从 12 岁半开始的。

在那以前，文字对我和对别的孩子一样，是一个纯蓝的世界。干干净净、好端端的世界。

12 岁半以后就不同了。那是夏天，从四楼垂下的标语把我爸爸揪出来，大字报上黑色文字宣判他罪该万死。12 岁半的小姑娘以为这一切都是真的。从黑色文字中间走过，恐怖洞穿骨髓。真希望就此沉入一片黑色的水域不再浮出，或者化为一股空气飘走。

后来我和我弟弟谈起那些年，那些年，他还要小，他很坏，总是淘气，总是挨打。我虽然也跟他打架，记得有一次，他更小的时候，我一巴掌打过去，他的鼻子就流血了，把我吓了一跳。后来，他还手，力度不小。我们轻易是不打了。但是，如果他在外面打架，我还是要

帮他的。要么把他拉回来，要么就要帮他。虽然长大了以后，他把我帮他的事又忘了。

弟弟说，那时他每天早上起来，就在厕所里打弹弓。他这么一说，我就仿佛听见轻轻的当的一声，从30年前的窗户外面，一棵香椿树枝干上挂的铁皮桶上，当的一声，远远地传过来。紧接着整栋楼房都会沐浴——这个沐浴的词，当年在形容早晨时是常用词——在“东方红”的乐曲声中。在那10年之间，东方红的乐曲庄严地奏起，带来一个个辉煌壮丽的黎明。我的父亲如常沉默地垂头出门，去挑大粪或者拉板车，我母亲也如常上班，但她像一只惊弓之鸟，不知今天有没有学生冲进家里来打人。一个男孩满怀神枪手的壮志，坚韧而无畏地在厕所发射子弹，发射到窗外的铁皮桶里。每一颗子弹都是用黄黏土揉了又晒，精致均称，足以把仇人的眼睛打瞎。

某个黎明，有一人，比我的枪手弟弟起得还早，他是一个红教工——某个教师战斗组织的名字，他站在宿舍三楼的平台上，对一个即将升起的壮丽黎明高呼：“毛主席万岁”，然后做了就义的姿势。他飞跃平台栏杆，飞向绿色原野。原野温柔地承担了他。他可耻地没有死成。如此，30年后，他可以在美国一个可爱的城市，遥望这个不成功的姿势。

在那些壮丽的黎明之后，我们那个校园的人各有一个激情战斗的日子。我弟弟，1966年他只有9岁，去找可以打的人和躲他打不过的人。或者去食堂偷萝卜，

偷来再扔掉。还有，他去射杀麻雀。有一天，射中一只燕子。我弟弟说，他看见了燕子的眼睛，燕子的眼睛还是活的，还睁着看他。他说，燕子的眼睛乌黑，跟人的眼睛一模一样。他的心被那只濒死的燕子的黑眼睛看软了。而这时，我的父亲，问他说：你就这样度过一生吗？

后来他就不打弹弓了。

在我们那个院子里，有兄妹两个，他们没有妈妈了。妈妈在骨灰盒里。有一天学生冲到他们家里来，砸了骨灰盒，这个家的男孩，他也只有13岁，就拿了一把锄头冲出去报仇。这一幕我没有看见，好像把一个人的眼睛挖瞎了。

我没有看见。1966年的酷热长夏，我给自己做了一本书。这本书，革命分子才有，我却没有。我从小争强好胜，不肯不接受不平等的待遇。我说，我要有一本小红书。我父亲说，你自己抄一本。我父亲就这样给了我第一个Lesson，要什么就自己去做。他自己的手就很巧，小到配钥匙大到钢琴都能摆弄。我就在家里抄语录，这是我的第一本书。

现在我可以承认，这本书没抄完我就腻了。“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这和一个13岁女孩喜欢的东西毕竟有天渊之遥。这些干我何事，谁能告诉我天为什么是蓝的？天上有多少星星？星星为什么发亮？我是从哪儿来的？我将如何长大？我为什么是个女孩子？

现在我可以承认，我并不知道，世界有多大，有没有不同的生活？还有不同的书可看吗？我父亲在抄家

前后，烧过一回东西，卖了一些书报。这后来又被大字报揭发了一通。总之，在我们家，除了中英文的毛主席的书，不相干的全没了，就是有，学生三番五次来，顺手就抄走了。

我父亲因为教英文，教学生改错，学生把错句全串起来，成了他的现行反革命铁证。他决不肯教我英文。从此，我就生活在毛主席语录中。除了抄，还会背，还会唱，还会跳。别的什么都不知道。数学，我连有理数都没学完。

30年后，我知道，在我的学习和漫游时代——这是套用歌德的教育小说《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也可以说是傻子和疯子时代。一个孩子，对世界没有任何知识概念，先学会了说坏和打倒。那时候，除了马恩列斯毛，别的书，到了手就批。记得有一本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不知怎么到了我的手，也许是邻居老师看了我又借来吧。一边看一边批，写了好几页活页纸。现在我基本上不记得这书里的故事，显然当时纯属瞎看。但在看了，写了读书笔记之后，我兴致勃勃又躲躲闪闪地去找一个我认为很有才华的中学老师。我把那些纸片给他看，期待他赏识。没过多久，他竟被抓起来了，原因是与女学生搞男女关系。这真是把我吓出了一身冷汗。想找一个老师，老师是个流氓！

我后来碰到各种同龄人，有的比我还要可怜，还要傻，但也有一些，在小时候就看了不少书。他们来得及

存有一些知识，对胡说八道保持抵触。我的家庭，不在那个环境。当时大学比中学文明是肯定的，北京有个中学一晚上打死 13 个人，没人敢说^要偿命。我的父母那个年头像许多要养家糊口的普通家庭一样，他们也没有自杀的打算，也没有让我们反社会的打算。除了给饭我们吃，他们已经管不上我们。

我来得及存在脑子里的一些无关政治的东西，有一本书，是个童话，叫《水晶洞》，说的是几个本地男孩，一个外来女孩，从不认识、彼此戒备到相互关爱，终于找到了水晶洞。那是神奇的一瞬，四周晶莹剔透，光芒四射，孩子们在水晶的映照下欢呼。

我每天都到学校去，连大年 30 都去。那时我生怕有一天不去，世界将因此改变。我每天都到学校去，希望等到一个机会，突然有一个不同的消息，说在某个地方，有一片神奇，等待发现和探寻。我一直在等。后来等到的是串联，是一个又一个的最新指示，是把远处和近处的大人物小人物，全打倒了。是世界上的敌人越来越多，我们希望越揪越少，可是越揪越多。再后来，我就下乡了。始终没有水晶洞的消息。没有美丽晶莹的宝藏等待发现。发现的全是肮脏不堪的东西。

后来我在乡下，我收到远方来信。有一些比我大几级的男生，他们生活在辽阔平原，他们把信寄到我们偏僻的山乡。我下乡的地方离家千里之遥，同学分布很散。特别是招工开始以后，稀稀拉拉一个公社只剩了 6 个人。

在那4年半的日子，我终身感谢在那4年半里一直给我写信的同性和异性朋友。他们现在分布在我所出生的城市和地球的另一端。那些信是我下乡岁月里光芒四射的水晶。

我的朋友，在第一封信里抄了高尔基的《意大利童话》里的一个故事，我依稀记得是一个女工和一个神圣的社会主义者恋爱的故事，但结局好像是为信仰而要割舍爱情，好像还有死亡和宽容。这让我心悸动，有满腔的眼泪要为他们流出。

在我没长大的时候，就有了很深的有罪的感觉，这个罪是被强加的，但我不知道。我以为我天生要背负父辈的罪，要过很多年我才明白，他们没有罪。我看见宽容和爱的字眼就受了很深的感动，我像捧了水晶一样捧起这些信。

这些信里传递了在平原上流传的很多书的信息。我由此知道了罗曼罗兰、屠格涅夫、狄更斯的名字，我把信里抄的一段段文字抄到本子上，我的本子当然还抄了《法兰西内战》、批林批孔等等。但那些不进入我的心灵。只有那些水晶般的文字，那些忧郁又美丽的文字使我心动。我等待的就是这些东西。我发狂地到每一个朋友那里去捡拾那些经典名著的碎片。我们从来没有拥有一本真正的名著，只有排了队的破书在我们小组有限时日的逗留。我的本子是一连串名著段落连接起来的一本大杂烩的书。是所有我喜欢的片断和锦句。我整段地背牛虻给琼玛的信：

亲爱的琼：

明天早晨太阳升起的时候，我就要被枪毙了，因此如果我要履行的把一切都告诉你的诺言现在就得履行了。但毕竟，你我之间是不太需要解释的。我们一直都用不着多说话就能互相了解，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就是这样了。

可是还要等很多年，我才真正看到了很多书，才知道世界上的书有多少，又有多少种不同的生活的可能。而且也才会遇到我多么倾慕多么热爱的不同的朋友。而当我知道了这些的时候，我自己的生命已经用掉了很多了。

而水晶的世界是存在的，神奇的光芒四射的水晶是存在的。它是美丽的，比我所有过的所有的现世经验都更好，更悠久。

我希望我的文字也能有那么一点晶莹的质地，那样我就对得起读自己书的朋友了。

艾晓明

1997年6月11日

目 录

恐怖、癫狂和水晶般的文字(代序)

南方的雨

写作的可能性.....	3
一个爱情故事.....	6
找呀找,找朋友.....	12
山楂树	17
橡树	21
苹果	24
合欢	28
阁楼记忆	32
小妹	36
1974 年上大学	39
天涯梨花	43

手艺	45
思念驿站	48
圣诞欢歌	50
南方的雨	53
你为什么不喊一声救命?	56
苍生·草民·落草	59
老单位	62
派克	66
人与宠物	70
琐事当家	72
代沟有无	76
看两只铅笔,谈恋爱.....	79
歌盲	81
音乐蝗虫	85
暴雨	89
偶遇	91
五月黄昏北京街头的蔷薇	94
天空之城	97

走过香港

旅游话题.....	103
在香港看现代舞.....	105
集邮旧事.....	108
在香港泡图书馆.....	111

一间看得见风景的房间·····	114
寻找独角兽·····	118
越界之思·····	123

阅 读 风 景

温煦的告别·····	131
阅读游戏·····	136
钻石玫瑰·····	145
有女人无害论 ·····	149
如果你有一个 18 岁的女儿 ·····	152
此种风情·····	161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166
想起了苏青·····	173
妇女的故事,有多少种可能? ·····	179
我所认识的“王二”及其“风流”传奇·····	184
穷尽想象·····	190
一季新书·····	197
“我梦想一个好奇的新世纪”·····	205
重返万寿寺·····	213
爱情最美好之处·····	222

永 别 之 约

梅花海·····	235
----------	-----

静默誓.....	239
妈妈启程.....	242
在医院临终.....	257
听何勇唱歌.....	269
永别之约.....	275
百合.....	283
后记 某个早晨.....	287

南方 的雨



写作的可能性

幼小的时候，我和我的邻居女友，我们还不知道作为女子，我们和男性真正的差异何在；那时我们的看法是，他们的力气比我们大。因此，为了不示弱，我们决定练力气。练习的方式包括，游泳，下暴雨也不起来；摔跤，毫无顾忌地在院子里摆开擂台；洗冷水澡，冬天，在空荡荡的澡堂花洒下跳进跳出……还有一项是爬树。

有那么一天，我使出全力，终于爬上了，某一棵拐枣树的树顶。我这时看见了我在地面上从未见过的景象，我看见树是如此亲密相靠，树上的天空如此高远，而且，我因此而超出了地面的世界。这是飘飘欲飞的、豁然开朗的一刻。

我想，写作可能就是这么一种事情。是从暧昧中脱出，剥离出混沌的感觉和对本相的